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屋頂上的石斛蘭：關於建築與文化的對話／
謝英俊，阮慶岳合著。

-- 初版. -- 臺北縣新店市：木馬文化

出版：遠足文化發行，2003〔民92〕

面；公分. --（木馬建築；7）

ISBN 986-7897-84-6（平裝）

855

92014301

木馬建築07

屋頂上的石斛蘭：關於建築與文化的對話

作者：謝英俊、阮慶岳

社長：郭重興

發行人兼出版總監：曾大福

系列規劃：汪若蘭

責任編輯：劉憶韶

美術編輯：Wang Zhi Hong Studio

出版：木馬文化

發行：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231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17號3樓

電話：02-2218-1417 傳真：02-2218-1142

電子信箱：service@sinobooks.com.tw

網址：www.sinobooks.com.tw

郵撥帳號：19504465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客服專線：0800221029

法律顧問：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

印刷：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：2003年9月21日

定價：NT\$250

ISBN：986-7897-84-6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

Chinese Copyright © 2003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, an 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l Co.
ALL RIGHTS RESERVED

屋頂上的石斛蘭／關於建築與文化的對話
Orchids on the Roof: Dialogues o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

0 0 4

0 0 6

0 1 0

0 8 4

1 0 3

1 1 6

1 2 3

1 2 8

1 3 4

c o n t e n t s

序 言

前 衛 · 匱 乏 · 人 間 · 地 獄 | 謝 英 俊

你 為 什 麼 依 然 相 信 ？ | 阮 慶 岳

書 信 集

幾 種 看 謝 英 俊 的 方 法

對 談 謝 英 俊 究 竟 在 做 甚 麼 | 阮 慶 岳 × 徐 明 松

看 看 謝 英 俊 | 王 增 榮 × 阮 慶 岳 × 謝 英 俊

專 文 在 黃 昏 中 浮 現 的 社 會 建 築 師 | 夏 鑄 九

從 廢 墟 到 土 地 的 再 現 | 王 墨 林

等 著 吃 瓜 | 鄭 空 空

謝 英 俊 第 三 建 築 工 作 室 之 9 2 1 大 事 記

前衛・匱乏・人間・地獄

謝英俊

這本書的出版，可說是被迫出來的，不是預料中事，但也順應許多朋友希望將我解剖開來，看看「有什麼奇怪病源，會有如此行徑」的好奇心。

從小，我就是循規蹈矩的乖孩子、好學生，相信書本所寫、老師所講，也準此奉行，一直如此，但不知何時，人們開始對我投以異樣的眼神。究竟是我，還是他們，抑或是書本出了問題？

921地震前一天，受尤瑪老師之邀，到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落，商討部落編織工坊興建事宜。按慣例，為了深入了解基地狀況，會在基地上露營，以方便觀察日照風向，但當天臨時有事趕回新竹。

回程路過大湖鄉，一時興起還帶友人到法雲寺，看看1935年中部大地震的遺跡，當時即預言在我們有生之年必定會遇到大地震。

當晚凌晨地震，巨石自山上滾落，堆滿編織工坊基地，算是逃過了一劫。

不斷地有人問我：為什麼會在災區從事這些工作，與之前有什麼關聯性？從事這些工作就像地震一樣，絕不可能是生涯規劃的一部分，不論外界如何看待，我始終認為自己是在從事建築專業者的工作，這與地震之前並無不同，只是地震讓我有機會把過去

僅能在口中談說的綠建築、社區參與、永續的理念，得以具體實踐。

說來也諷刺，所謂「前衛」、「先進」的理念，似乎無可避免地要在地震後「貧困」、「無助」、「匱乏」的狀態下，才有游刃的空間。其實這也不奇怪，當大家談論「永續」的觀念時，不也是在各種環境與生存危機的恐怖陰影下立論嗎？

眼前繁華豪奢光鮮亮麗的人間相與地獄相距又有多遠？

感謝 阮慶岳老師封封相逼的來信，空空小姐飛快的打字和順稿。
所有以各種不同方式支持我們的朋友。
令人尊敬的辛苦的工作隊成員。

你為什麼依然相信？

阮慶岳

謝英俊是我淡江建築系時的學長，我大一時他大概是大四，彼此並不認識也沒有留下什麼印象。幾年前，我開始注意到他以客家文化作出發的幾個作品，像新竹文化中心、美濃客家文物館，對他有了很大的好奇；兩年多以前，在師大路的柏夏瓦和他遇見，那時他已經在南投做災後重建自立造屋的事了，我對他的作為更加充滿好奇心，但因為不熟也只匆匆交換言語就離去。

一年半前，因合組一個臨時團隊的事聚在一起，那事情最終雖未能做成，但此後便有較頻繁的互動，包括同去奧地利Linz參加一個建築研討會，以及去年夏天共同參與由我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策展的「黏菌城市」建築展，參展的人除了謝英俊外，還包括有程紹正韜以及廖偉立共三個人。

那次展覽，謝英俊在當代藝術館外的廣場，邀請台北都會區的無殼蝸牛當義工，在原住民工作隊隊員的指導下，一起來協力造出一棟可真實居住的屋子，整個過程不僅在意義上深刻實在，也顛覆了美術館以靜態物展示為主的傳統，成功引發社會許多面向的反響。我在和謝英俊這些互動的過程中，對他建築作為背後的理念與思考，逐漸有些撥雲見日般的了解，但是也繚繞起一些同時而生的思索與疑問。

就想到用兩人間書信對談的方式，看能不能把自己的疑團一一

化解開；謝英俊也喜歡這個想法，我們就開始這相互間大約共三個月時間、沒有特別去規範談論議題與方向的書信對話過程。這樣書寫對話的目的，除了解除一些我個人對謝英俊建築作為的困惑外，也希望能因此讓更多人明白謝英俊究竟在做什麼，與他這樣作為的意義性在哪裡。

從建築的角度，謝英俊事實上已經為台灣現代建築史，寫下了一個十分特殊、也值得台灣人同感驕傲的新篇章，而且這由他啟始的建築篇章，很有可能會後續在台灣繼續萌芽發展。謝英俊以一個單獨個體的建築專業者位置，對台灣、乃至於全球，在現代建築的作為上（以及建築以外的作為），提出他的批判與看法，這種螳螂阻車的行為，本就夠駭人了，而他的力量更在於，他不只是光用嘴說，他還以真實的實踐結果，來向我們呈現出他所說的理念何在，完全沒有知識分子慣有的虛無與應對現實時「羅亭」般的無力感，也呈顯出建築專業者更寬廣角色的可能。

他身體力行地向這個世界證明，知識分子與專業者的社會公義態度，是必須繼續堅持與實踐下去的。

他這些作為，並不是精密計算過最後成敗機率與後果，才決定如此作為的。他依照自己的信仰去行事，一日一日捲起褲管地做下去，能走多遠、做多少，他並不那麼在乎，只要客觀大環境還允許他做下去，他就會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做下去。

這裡面有對實踐與勞動本身的尊重，與對己身信仰的堅持。而這兩個品質，都是曾經存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裡，卻在現代社會十分匱乏難見的了；我們早都失卻了信仰，更不願為任何非利己的價值，付出勞動代價。

在這個沒有信仰的時代裡，謝英俊讓我們見到一個信徒的真實風範。

他讓我們了解，人如何必須有信仰以存活，以及人如何能堅定理念到底、可以不因外在挑戰而曲扭自己的價值觀。

b e t w e e n t w o a r c h i t e c t s

書信集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R

April 12, 2003

英俊兄：

我和你提了多次，說想和你開始一段固定書信的建築對談，我也說我會起頭第一封信。但是生活中總有許多雜事襲來，而且總也是露出迫不及待的神色，讓我只能先應許地承接下來，這樣週而復始的結果，就是我頭一封給你的信的延宕。

今天中午，我在家裡喝晨起的咖啡，聽見收音機裡記者侃侃用略顯慌張的語氣，描述美軍以彷彿正書寫歷史的姿態拉倒海珊雕像，與那之後巴格達市中心的景況。我就忽然覺得是該開始和你對話的時候了，但我並無意和你談布希這些以正義為名的行為，我想談的是人性究竟是什麼？

電台記者反覆描述巴格達陷入無政府狀態後，人們如何張狂地相互掠奪，那種強者與弱者的生存相對位置，讓我想到非洲草原的真實本相；也想到當初的邵族村落自立造屋。我記得很清楚在你的紀錄影片裡，族人們在自立造屋初始，如何爭執換工的不公平（強壯者拒絕接受與老弱者等同的換工），以及啟工後不斷被竊取遺失的公有工具，原本善意的共廚共食，卻以爭執不休收場。

你當時似乎並不沮喪，但是你也並不介入干預，彷彿你已預見後來的萬般爭執，終究會平和落幕。

你當時究竟是在想些什麼？為何能信心不動搖呢？

你懷疑過人性的本質，可能根本不是良善的嗎？

我上個月去宜蘭看黃聲遠的建築作品，他對我說建築是一生的

邀請，我們必須一直以良善的本意作出發，而且不能推拒任何的可能性。但是他也失望地告訴我，說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壞人：「是存著惡意的，真的存著惡意的壞人。」

你相信有真正存著惡意的人嗎？

收音機的記者解釋巴格達的混亂，說是肇因於無政府的必然失序狀態，好像說著政府是人類平和相處的必要物（此時的政府等同於軍隊加警察），說著奴隸若無主人的存在，後果必是瘋狂自殘、不可控制而終歸滅亡一般。

我記得你當初在談邵族家屋重建時，你談的不只是易工同食，你事實上是描述著一個沒有具體政治組織架構的社會，一個自足、自律、自主、自愛也愛人的社會。我知道你那時相信這樣的社會可以真實存在，但是你現在在南投山上工作與生活兩年半了，你依然相信可以有這樣的社會，在台灣某一個角落存在嗎？

昨夜睡前我翻讀十六世紀英國作家湯馬斯·摩爾（Thomas Moore）所寫的《烏托邦》，想到去年這個時候，我們一起在奧地利Linz¹參加的那場建築研討會；你記得那個年近九旬的奧地利老建築師（我當時在台下望著他，心裡想著他不知曾否參與過希特勒主導的任何建築案？那些雄偉卻暗藏著政治意涵與目的的建築），辛苦地用英文發表那場述說西方建築史中，對烏托邦建築理想不斷、追求設計的歷史的演講嗎？你記得我問你說：為什麼東方建築史裡，卻見不到對同樣烏托邦的建築揣想與追求？

是我們太實際，不願相信空泛無法實踐的理想國度嗎？還是因為太明白人性的本質，是註定無法進入天堂般完美社會裡的呢？（我知道陶淵明的桃花源，但那畢竟只是個幸運避過亂世暴政的離世村落，他還不敢直言說出人類社會當追求的目標是什麼）。

我的印象中，邵族重建時的村落藍圖裡，是沒有考慮入警察與軍隊的，但是卻有宗教與人倫文化秩序（你認為這二者可相互取代嗎？）。你當時心目中所期待重建後的邵族社會，究竟是什麼

模樣呢？（能如桃花源般自外於外面的世界嗎？或是也會在未來某時，出現一個叫海珊的獨裁領導者？也會因此誘引一個外來的強勢者，討伐征服他以及整個邵族嗎？）

英俊兄，你相信烏托邦嗎？

慶岳 上

1. 奧地利以工業著名的城市，該市的當代藝術中心在2002年4月，曾主辦以亞洲都市為主題的建築研討會。



April 26, 2003

「X你娘……」，真不想用這發語詞，因為這是我們工作隊通訊的發刊詞，有些人會受不了，但有什麼詞句能比這更精確地表達我們的觀念呢？

說到「我們」，好像有點「集體」的意識，不要懷疑，在災區這些年的工作，也邀約到一群臭味相投的「同志」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：或直接加入工作隊、或支助部分糧草、或口頭稱許卻回頭說再見，一溜煙不見蹤影。

在一次邵族祭典場子裡，同仁的一聲噴嚏，引來先生媽（女祭師）的一陣三字經評譏；在原住民部落裡，遇到這事，千萬不能認為他們在辱罵你，反而要感謝對你的關心與體貼，因為他們在為你趕「惡靈」。那個「惡靈」正在騷擾你，讓你無端端地打噴嚏。

怎樣？原住民比我們實際多了吧！他們相信「善」與「惡」的精靈同時充斥在四周。

你還會認為人性只有「善」或只有「惡」嗎？或者你會對「烏托邦」懷疑而只肯定現實的世界嗎？他們為什麼不能共存？如果肯定這兩個面向可以共存，就不要懷疑我們現在的作為，也就是說，我們根本就不懷疑一個「自足、自助、自主、自愛也愛人的烏托邦社區」，也不懷疑「貪婪、自私、瘋狂、自殘……」的人性。

這一連串的不懷疑，其實是對生命力、生命現象的一種臣服，就譬如你有必要去質疑太陽為什麼要升起落下又升起嗎？

在災區的工作，我們一直不願意接受「人道主義者」、「慈善愛心人士」、「發心發願」的帽子，勉強自認為是「建築專業者」、「社會運動份子」，因為後者是有戰鬥有挑戰，不只是單純的給予，這比較符合實情吧。

有些人的眼睛構造可能不太一樣，常常同時看到正面與反面的影像，就像印象派畫家的眼睛，任何色彩與它的補色是同時存在的，更明白的講，色彩的構成根本就是流動無法定格的。

謝英俊

R

April 30, 2003

英俊兄：

我喜歡邵族「先生媽」對「善精靈」與「惡精靈」並存的想法，但是這些充斥在我們四周的精靈們，與那不可質疑的「生命現象」間，是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？他們是源自同一家族、同一系統，或者根本是互不相干並彼此視而不見的呢？

當我們承認生命力與生命現象的不可懷疑時，是不是也一樣必須對「善精靈」與「惡精靈」，抱持同樣無限上綱，類同對太陽、上帝、天子或獨裁者一樣的寬容度，不應也不可以用任何標準來作檢驗嗎？

我並不認為有一個標準可檢驗出真理的絕對價值，但我也不覺得有任何事物，可以神聖到能獲得這樣特殊免於被檢驗的豁免權。我們目前認可的真理，大半都在當時出現之後，遭遇到比常人更大的質疑與檢驗，因為他們通常是在挑戰現實被曲扭的價值，他們說的是（那些擁有價值利益的）權力者所不願意聽的話，他們的價值在於敢於挑戰，而不僅只是在於不懷疑。

對生命臣服，是令人敬佩的胸懷態度，這和承認自我的卑微渺小，同樣具有哲思上深遠的意涵；但假若你就是生命本身，你是寧願被這些蒼生不斷的善意質疑與對話，或是希望他們生來就接受你的絕對價值性呢？

懷疑，或就是相信的同體異面吧！

有一天當「惡精靈」對我們的騷擾，不只是惡作劇地讓人打噴嚏，而是類同一場伊拉克的「聖戰」時（但是這戰事卻是發生在